

唯一的規則

孫子的鬥爭哲學

我們的經典

李零作品

《孫子》這本書，是以說理為主，不是以講故事為主，人物當然少。

他的書，只有四個人：兩個是恐怖分子（專諸、曹劌），兩個是大特務（伊摯、呂牙）。

兵法是一種思維方式。

它是在高度對抗中思維。戰鬥需要的是馬上接招，快速反應，而不是從容不迫，深思熟慮。

我一直認為，這更接近人類思維的真相。



中文大學出版社

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

www.chineseupress.com
HONG KONG, CHINA

《我們的經典》

唯一的規則

《孫子》的鬥爭哲學

李 零 著



中文大學出版社

《唯一的規則：〈孫子〉的鬥爭哲學》(繁體中文版)

李 零 著

© 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 2010

本繁體字版由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授權。

國際統一書號 (ISBN) : 978-962-996-442-9

出版：中文大學出版社

香港 新界 沙田·香港中文大學

圖文傳真：+852 2603 6692

+852 2603 7355

電子郵遞：cup@cuhk.edu.hk

網 址：www.chineseupress.com

The Only Rule: The Struggle Philosophy of Sunzi (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)

By Li Ling

©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, 2010

All Rights Reserved.

ISBN: 978-962-996-442-9

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,
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,
Sha Tin, N.T., Hong Kong.
Fax: +852 2603 6692
+852 2603 7355
E-mail: cup@cuhk.edu.hk
Web-site: www.chineseupress.com

Printed in Hong Kong

唯一的規則

題辭

富勒將軍說，19世紀，西方出了「三卡爾」，一個是卡爾·馮·克勞塞維茨，一個是卡爾·馬克思，一個是查爾斯·達爾文（英國的「查爾斯」就是德國的「卡爾」）。他們都是鬥爭哲學的先知。

中國也出過兩個精通鬥爭哲學的人，一個是孫武子，一個是毛澤東。

兵法是謀略。謀略不是小花招，而是大戰略。謀略管著技術，技術管著武器。

武器是器不是道，道是謀略。

人消滅武器，還是武器消滅人？難道只有消滅人類，才能最終消滅武器？

沒有人，武器只是廢銅爛鐵。

兵不厭詐的意思是挑戰規則。

唯一的規則，就是沒有規則。

《我們的經典》總序

重歸古典

——兼說馮、胡異同

—

我們的經典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經典，不是五經，不是九經，不是四書五經，不是十三經，而是現代人眼中最能代表中國古典智慧的書。

我向讀者推薦四本書：《論語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孫子》和《周易》。

為什麼我把這四本書當經典閱讀的基本教材，我想講一下我的理由。

第一，這四本書，是中國古典學術的代表作。先秦學術是諸子之學。諸子百家，影響最大，是儒、道兩家。《論語》是儒家的代表作，《老子》是道家的代表作。這兩本書，毫無疑問是先秦思想的代表作。另外兩本也很典型。古代有兩門學問，一門是治國用兵，一門是數術方技。治國無經典（有也不能講），用兵有，《孫子》是先秦兵學的代表作；數術方技，古代有個到處應用的理論，叫陰陽五行說，陰陽五行說也沒有經典，只有《周易》經傳，影響比較大，涉及這個理論。

第二，這四本書，年代最早，篇幅最小，《論語》約有15000字，長一點。《老子》、《孫子》、《周易》，都是約5000字的小冊子（今本《孫子》在6000字上下）。其他古書，如《管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莊

子》、《韓非子》、《呂氏春秋》，哪一本都比這幾本大。讀經典，先讀年代早的小書，再讀年代晚的大書，順著讀，效果最好。

第三，這四本書最富智慧。中國典籍傳入歐洲，約400年，他們挑來挑去，看中的正好是這四本書，譯本最多。它們比其他古書更能代表中國文化，也更容易融入世界文化。

簡單說，我的理由是這三點。

二

不過，我想把問題說得深一點、遠一點。

我希望讀者明白，這四本書，只是一個窗口。它們的背後，還有更宏大的背景。它們只是樣品。

我想，沒人懷疑，中國思想史和中國學術史最燦爛輝煌的時代，肯定是先秦時代。這個時代，人才輩出、思想活躍。它和歐洲文明最偉大的古典時代一樣，同樣屬於雅思貝斯所謂的「樞軸時代」（或譯「軸心時代」），也是一種世界性的現象。

我們都知道，先秦時代是子學時代，先秦學術是諸子之學。諸子百家平起平坐，是一種自由學術。當時，六經是裝在子學的瓶子裏，是子學的一部分，不像漢代，獨尊儒術，只有六經最重要。漢代學術是經學時代。經學時代和子學時代不一樣。儒經第一，儒子第二（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成為傳記），其他流派依托的各種技術，皆不足道，或存或亡，幸存者，只能降居儒學之附庸。這不是中國古典學術的本來面目。

歐洲的文藝復興，是重歸古典，反宗教專制，倡思想解放，不是回到中世紀。

當今侈談文藝復興者，正好相反，此不可不察也。¹

¹ 現在的復古，都是迷宗教、政治和道德，過去叫道統和治統。不是復漢學（漢今文、漢公羊，大吹康子、廖子者流），就是復宋學（程、朱、陸、王）。

研究諸子之學，有六篇材料，是骨幹的東西。

（一）《莊子·天下》

〈天下〉說，天下治「方術」者太多，皆以其學為不可加。〈天下〉所謂的「方術」是古代的技術（比後來說的「方術」寬），即上面說的數術方技和治國用兵之術。它要講的不是這些，而是「道術」。所謂「道術」，是思想，最初，只有「鄒魯之士，搢紳先生，多能明之」。百家之學，就是從其中散出，「道術將為天下裂」。

它講「道術」，主要有六個流派：

- (1)「鄒魯之士，搢紳先生」，是儒家。
- (2)墨翟、禽滑釐，是墨家。
- (3)宋鉞、尹文，是接近墨家的流派。
- (4)彭蒙、田駢、慎到，是法家。
- (5)關尹、老聃，是道家。
- (6)惠施、桓團、公孫龍，是名家。

它沒提到陰陽家。

（二）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

〈非十二子〉不是泛論學術史，他只批評12個人，惡其「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眾」：

- (1)它鬻、魏牟，毛病是放縱情性。〈天下〉沒提到。
- (2)陳仲、史鰌，毛病是壓抑情性。〈天下〉也沒提到。

(3)墨翟、宋鉞，毛病是不講差別。前者是墨家的鼻祖，後者和墨家有關。

(4)惠施、鄧析，毛病是喜歡詭辯。他們是名家，〈天下〉沒提到鄧析。

(5)慎到、田駢，毛病是玩弄法律。他們是法家。

(6)子思、孟軻，毛病是假造傳統，偽托聖賢。他們是儒家。

荀子是儒家。儒家各派，他最恨子思、孟子，斥之為儒家之罪人。子張、子夏、子游的後學，他也看不上，唯一稱道的，是仲

尼、子弓。

這篇東西，也沒提到陰陽家。

(三)《韓非子·顯學》

〈顯學〉說，「世之顯學，儒、墨也」，只講儒、墨。先秦子學，早期，主要是儒、墨。儒分為八：

(1) 子張之儒，即子張（顓孫師）的後學。

(2) 子思之儒，即子思（孔子孫孔伋）的後學。

(3) 顏氏之儒，孔門八顏子，顏氏之儒，不一定是顏回的學生。

(4) 孟氏之儒，即孟子的後學。

(5) 漆雕氏之儒，可能是漆雕啓的後學。

(6) 仲良氏之儒，即仲梁子的派別，仲梁子可能是曾子的學生。

(7) 孫氏之儒，孫氏是孫卿，這是荀子的後學。

(8) 樂正氏之儒，是曾子弟子樂正子春的派別。

孔門七十子，子夏、子游、曾子、子張最後。子思、孟子更在七十子之後。〈顯學〉無子夏之儒，最奇怪。上博楚簡，顏回的「顏」和言游的「言」寫法一樣，我很懷疑，顏氏之儒，或即子游的後學。這些派別，主要是戰國晚期的儒家。

墨分為三，互稱「別墨」：

(1) 相里氏之墨。〈天下〉稱為「相里勤之弟子，五侯之徒」。

(2) 相夫氏之墨。

(3) 鄧陵氏之墨。〈天下〉提到「南方之墨者，苦獲、已齒、鄧陵子之屬」。

(四) 劉安《淮南子·要略》

〈要略〉是分國敘述。它提到：

(1) 魯國：「儒者之學」和「墨子」。

(2) 齊國：「管子之書」和「晏子之書」。

(3) 韓國：「申子刑名之書」。

(4) 秦國：「商鞅之法」。

另外，它還提到「縱橫修短」之術，沒說具體國家。

(五) 司馬談《六家要指》

它有三種敘述順序：

(1) 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。

(2) 儒者、墨者、法家、名家、道家、陰陽家。

(3) 陰陽、儒者、墨者、法家、名家、道家。

其中第三種是主要順序。

司馬談是史官，學天官於唐都，受易於楊何，習道論於黃子，最重陰陽家和道家。陰陽主於術，不是思想流派，放在最前。儒、墨是顯學，稱儒者、墨者，有別於後三家，放在其次。法、名是術，古人叫刑名法術，放在更其次。最後是歸總於道家。

(六) 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·諸子略》

班固的分類是根據劉向、劉歆。他們把古書分為六藝、諸子、詩賦、兵書、數術、方技六門。其中子書，有所謂「九流十家」。十家，可以歸為兩類：

(1) 儒家、道家、陰陽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。這六家就是司馬談的六家，但順序不一樣。西漢晚期，儒家最尊，其次是道家。當時盛行陰陽災異，陰陽家也有一定地位。這是最主要的三家。法、名二家，屬於刑名法術之學，秦代盛，漢代臭，幾乎成為酷吏的符號或代名詞，排在後面。墨家則銷聲匿迹（《史記》無傳），最後歸宿是神仙家（東漢有墨子派的神仙家）。

(2) 縱橫家、雜家、農家、小說家。這四家，是新增。縱橫家，見〈要略〉，是外交遊說之術。雜家，是百科全書派。戰國晚期，派別融合，很多思想家，都是通人。個人全能玩不下去，還有《呂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這樣的集體創作。農家，是重農派和農業技術混在一起。小說家，只是稗官野史、瑣語叢談，都不是

思想流派。

班固說，九流十家，都是從古代的王官之學散出，每一家對應於一種王官，這是有名的王官說。

閱讀經典，我們要知道，古人的思想分類法和學術分類法是什麼樣。

三

中國哲學史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物。這個運動，不管有什麼過火之處，它的偉大成果是確立了新學的主導地位，這點不能抹殺。

五四運動，打倒孔家店，打倒的只是店，而不是孔子。孔子走下聖壇，重歸諸子，意義非常大。別的不談，光對恢復傳統文化的真實面貌，就有不可估量的意義。因為，沒有這一步，就沒有中國哲學史，更沒有中國思想史或中國學術史。

（一）說馮、胡異同

中國哲學史的開山鼻祖有兩位先生，一位是胡適，一位是馮友蘭。他們的哲學史都是中西合璧的新學術，不是傳統的經學，不是傳統的子學。

當時，中國文運，一如國運，兵敗如山倒。百廢待興，一無所有，大家是在中國的子學中尋找對等於西方概念的「哲學」。子學之盛，清季已然，西學為它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儒家獨尊、死水一潭的局面，是被這種東西打破。

胡適，洋博士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身。他的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卷上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19年），是1917–1918年他在北京大學講中國哲學史的講義，討論範圍是先秦子學。後來，還有一本《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》（上海：中國公學，1930年油印本）。

馮友蘭是北大哲學系的學生，1919年也負笈哥大。繼胡適之

後，他出版過兩卷本的《中國哲學史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0年）和英文本《中國哲學簡史》（麥克米倫公司，1948年）。馮氏後來居上，無論在中國，還是在國外，都比胡適影響大。²他的《中國哲學史》第一篇〈子學時代〉，還有《中國哲學簡史》的前十六章，都是討論先秦子學。³

馮、胡異同，值得回味。

馮、胡二人，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競爭對手。他們都留學美國，都鑽故紙堆，作同樣的題目。一般印象，胡適喜歡懷疑，比馮氏更美國；馮氏趨於保守，比胡適更中國。胡適捧戴東原，馮氏吹朱晦庵。馮氏解釋說，這是漢、宋之別：胡適是漢學，他是宋學。其實，他們都是不中不西，不新不舊，唯激進、保守，程度不同耳。

他們有三大分歧：

- (1) 諸子是否出於王官，胡說不出，馮加限定而承認。
 - (2) 先秦是否有六家，胡說沒有，馮加限定而承認。
 - (3) 孔子和老子誰先誰後，胡說老先孔後，馮說孔先老後。
- 這三大問題，中國的學術界，西方的學術界，一直有爭論。

（二）諸子出於王官嗎？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的六種書，六藝、諸子、詩賦是學，古人叫文學；兵書、數術、方技是術，古人叫兵書和方術。前者是人文學術，相當今天的文、史、哲，後者是古代意義上的科學（和各種迷信）。班固說，諸子出於王官，即古代政府的職能部門，這從一開始就是引起爭論的話題。

中國哲學史，是西化的產物。開始搭架子，先要問什麼叫哲

² 大陸批胡後，研究中哲史的，更少想起胡。

³ 馮氏三史，《中國哲學史新編》最後。此書是他1949年後接受思想改造的成果（如吸收《孫子》，論《老子》是否兵書），這裏不討論。

學。哲學的概念，當然是從西方來，標準是形而上。胡適的哲學史，其實是子學，他從子學找哲學，主要是名學，但名學只是子學之一端，實難以此為範圍。馮氏雖以弘揚民族哲學為號召，也一樣以西方的哲學概念為繩墨，明確說明，他不討論術。比如《孫子》，他就不收。他們的取材範圍，都是狹義的諸子，重學不重術。

胡適的體系是基礎，該講的都已講到，整個布局，粲然大備。儒家，孔、孟之間有七十子，孟、荀之間有儒家八派；墨家，有墨子、別墨；道家，有楊朱、老子、莊子。其他諸子穿插其間。這是基本框架。馮氏是在這個基礎上往下做，從子學到經學，從經學到玄學，從玄學到理學，從理學奔近代，順流而下，百川歸海是歸於儒，孔是思想教皇。他的三史，是直通六書，一切為尊孔做準備。書，越寫越多，越寫越大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，都是取胡適而代之。此公酷愛三段式，講先秦儒家，講先秦道家，都是三段。儒、墨、道，儒家是終結者。

胡適的布局，即使從今天看，也仍然有其長處。特別是儒家，從今天的出土材料看，講完孔子，就是七十子，布局比較好，氣魄也更宏大。胡適主張，中國哲學史，應改名叫思想史，把格局做大。馮氏關心的卻是重張儒學。表面上，胡小馮大，其實相反。

現在，學者主張把中國哲學史擴大，改造為中國思想史或中國學術史，這個想法，來自胡適。怎麼改造？還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。我認為，關鍵是要吸收術。比如《孫子》，怎麼沒思想，怎麼沒哲學？陰陽五行說，是典型的自然哲學，離開數術、方技，怎麼研究？我研究兵法，研究方術，就是蹚這個路。

總之，研究中國學術，我們要分清，什麼是學，什麼是術。即使是〈諸子略〉，即使是九流十家，也有這個分別。比如，諸子是否出於王官，關鍵就在學與術的區別。術，跟王官有對應關係，但學不同，沒法對號入座。

我們不要以為，古代的諸子可以離開術。棄絕術，學就架空

了。我主張以術讀學，以諸子讀孔子。這樣才有思想史。

諸子百家，他們的技術傳統是什麼？他們的知識結構是什麼？這不是題外的問題。即使今天，思想和知識也是互為表裏。

（三）先秦是否有六家？

先秦是否有六家，有人說有，不但有，還有更多的家，一人一家，百家都嫌少；有人說沒有，不但道家沒有，法、名、陰陽也沒有，一無所有。這些說法，都源自馮、胡異同。胡適說，司馬談的分類，是漢代分類，不反映先秦，先秦無六家。近年，國內如任繼愈，⁴國外如蘇德愷，⁵都重張此說，西方漢學界，很多人都堅信這一點。

我的看法是，六家不是六個思想流派，而是半學半術各三家。司馬談講六家，不是講漢代學術，而是講先秦學術。六家，不能說完全沒有，如來源較早的儒、墨，就是最明顯的兩家，先秦諸子都這麼講，絕非虛構。道家晚出，邊緣模糊，不管叫什麼，非儒非墨，本身就是一大類。這三家是一類。另一類是跟術有關的派別，法、名是刑名法術之學，陰陽是數術方技之學，不是思想派別。道家晚出，講實用，與刑名法術和陰陽家說分不開，是個非常複雜的派別。

六家，其實是三家，儒家是古典派或保守派，道家是現代派或激進派，墨家是過渡。

無家說，全盤抹殺，不可取。百家說，像《漢志》那樣講，一人一家，一書一家，等於沒家。這是白馬非馬之辨，同樣不可取。

⁴ 任繼愈《先秦哲學無六家——讀〈六家要旨〉》，收入任繼愈主編《中國哲學史論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），頁433。

⁵ 蘇德愷〈司馬談所創造的「六家」概念〉，《中國文化》，第7期（1992年秋季號）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93年），頁134-135；Kidder Smith, "Sima Tan and the Invention of Daoism, 'Legalism,' et cetera," *Journal of Asian Studies* 62, no. 1 (February 2003): 129-156.

(四) 孔老先後的問題

儒、墨、道，孰先孰後，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。這個問題，價值取向最明顯。

胡適把《老子》擺在孔子前，是跟尊孔擰著來。⁶馮氏把《老子》擺在《論語》後，胡適不服氣，說他是信仰作怪。馮氏尊孔，不假，但這個問題，還是要平心靜氣，擺事實，講道理。

孔老先後，我的看法是，老子其人，也許比較早，但書是另一碼事，絕不可能在儒、墨前。

學者懷疑《老子》晚出，有一個原因是，老子的故事幾乎都是出自《莊子》，很有可能是莊子的虛構。其實，這還不是關鍵。關鍵是儒、墨、道對話的邏輯關係。馮氏把《老子》放在《論語》後，我同意。至於說，後到什麼地步，可以討論。近年，史華茲的書，⁷葛瑞漢的書，⁸都是把《老子》往後擺。馮氏攔《孟子》後，還比較接近。葛瑞漢把它放在《莊子》後（錢穆已有這種看法），郭店楚簡證明，太晚。

先秦諸子大辯論，〈天下〉講得很清楚，道術最初在儒，後來才散於天下。儒是第一發言者，最寂寞。孔子沒有對話者。墨是跟儒對著幹。對著幹，才熱鬧，兩者具有對稱性。道不同，跳出儒、墨之爭，超越儒、墨之爭，走得最遠。百家的基礎是三家，先是儒、墨，後是道，百家爭鳴由此起。

⁶ 胡適晚期，尊老敬孔貶墨。他說，老子是無政府主義，最高；孔子是個人主義，其次；墨子是集體主義，最下。並把秦政之失歸罪於墨家，漢政之得歸功於道家，都可以反映他的價值取向。他不反對儒家，但也不獨尊儒術。

⁷ Benjamin L. Schwartz, *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* (Cambridge: Belknap Press, 1985). 中文本：本杰明·史華茲《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》，程鋼譯，劉東校（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）。

⁸ A. C. Graham, *Disputers of the Tao: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* (La Salle: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, 1989). 中文本：葛瑞漢《論道者——中國古代哲學論辯》，張海晏譯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3年）。

馮、胡異同，三大問題，在具體結論上，我更傾向馮氏。但我的理解，與信仰無關。

思想不能無的放矢。儒家是眾矢之的。在先的意義是當靶子。射箭先要有靶子。靶子的意義很偉大。

胡適就是馮氏的靶子。

四

保守與激進，常常可以互補。上述異同，前兩條，胡適激進，馮氏保守；後一條，馮氏激進，胡適保守。西方漢學界，酷愛分，酷愛疑，前兩條取胡適，後一條取馮氏，正在情理之中。他們的思想史，大框架，是源自馮、胡二氏。

馮、胡二氏對創建中國哲學史，各有貢獻，兩者可以互補。但要說文化立場，我更贊同胡適。

胡適的貢獻，是開創性的，也是開放性的。他是真正的大師。

大師的意思是倡風氣之先，為後世奠格局，不是收攏包圓兒，不是顛撲不破。

胡適的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，蔡元培講過四大優點，我看最重要，還是下面三點。

第一，胡適開創的中國哲學史，是以諸子為範圍，把古史和古書分開來，直接從老、孔講起，蔡元培說，這是截斷眾流，開風氣之先，厥功甚偉。這個格局是他開創的。馮氏是站在他的肩膀上才後來居上。

第二，胡適是把諸子擺平，有容乃大。蔡元培說，胡適的體系有「平等的眼光」，對儒家既不尊，也不批。⁹此語最為知言。胡適講諸子平等，是真正平等。馮氏講諸子，是「眾生平等，唯我獨

⁹ 見蔡元培為胡適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（卷上）寫的序言。